



乌兰察布行记

查庆丰

早听说乌兰察布,意为红色山口。这趟走下来才懂,红,是火山烧过大地颜色,也是千百年来,各族人在此落脚、相守的温热底色。没有刻意赶路,慢悠悠驾车穿行草原,一边看大地亿万留下模样,一边触摸散落在山野里的旧时光,心里满是踏实与开阔。

最先撞见的是乌兰哈达火山群。三十多座火山散落在平平的草原上,不似名山陡峭,却自带一股苍茫厚重。踩着细碎黝黑的玄武岩往坡上走,石头粗糙咯手,摸上去仿佛还能感受到远古岩浆奔涌的滚烫。当地人说,这片土地分两回翻涌,十几万年前地壳裂开,岩浆漫铺开大片平整台地;万年前又集中喷发,堆起一座座圆顶的火山锥。

站在火山顶放眼望去,一串火山顺着大地向远方铺开,凹陷的火山口静静卧在草原。当年滚烫的熔岩顺着沟壑流淌数十里,冷却后化作起伏黑石滩。日落时分,晚霞把山体染成暖红,风无遮无挡吹过来,四下安静

极了。脚下的石头沉默千万年,先有大地造山,才有后来的草木牛羊,才有一代代人在此生活。自然的手笔,早早铺好了这片草原的根基。

离开火山往阴山深处走。山脉横在高原之上,山前能农耕,山后宜放牧,千百年来,两种生活在此相逢相融,处处藏着岁月痕迹。

山沟的岩壁上留着古老岩画,牛马、奔鹿、狩猎的先人,简简单单几道刻痕,是远古先民留在石头上的生活日记。上万年前,火山冷却之后,就有人寻着水草在此安家。凉城的古遗址还挖出过古老陶器,证明六千年前,中原的先民就来到这片高原耕耘。

沿着山边走,随处可见残缺的古长城、荒废的古城墙。秦汉的夯土长城隐在荒草里,当年戍守边关的将士,曾站在这里眺望草原;北魏的古镇、元代集宁路古城静静沉寂在大地。古城遗址挖出过各地瓷器,远方的钱币,不难想象昔日驼队往来,中原的茶叶丝绸运往草

原,草原的皮毛牲畜送往关内,南来北往的人在此停歇交易。匈奴、鲜卑、契丹、蒙古、汉……一代代人来来去去,阴山见证着无数相遇与相守。

行至辉腾锡勒草原,当地人叫它九十九泉。地壳抬升、冰川侵蚀,造就了这片铺满湖泊的高地。夏日气候清凉,遍地野花,大风车缓缓转动。这里自古便是皇家巡猎、牧民游牧的宝地,北魏帝王曾在此宴饮,元代皇室设下行宫。

傍晚走进牧民的蒙古包,一碗咸奶茶下肚,一身疲惫都消散。大块的手把肉鲜香实在,主人慢慢悠悠讲起察哈尔部落的旧事,马头琴声轻轻响起,悠长的长调飘在草原上空。这片火山与阴山滋养出的草场,养活了一代又一代游牧人。山川塑造了人的生活,人又给这片苍茫大地添了烟火人情。

夜里折返火山脚下,远离城市灯火,漫天星河清清楚楚铺在头顶。黝黑的火山静静卧

在星光里,亿万年地质变迁无声无息,数千年人间故事缓缓流淌。火山造出沃土,阴山划分疆野,山河的模样,注定了乌兰察布兼容并蓄的性情。

短短几日行走,看过熔岩石山,寻过古城残垣,走过开满野花的高山草甸。很多人来这里,只为打卡网红火山草原,却很少留意藏在山石草木间的厚重过往。

大地是骨,人文是魂。火山、岩壁、古城、草原,每一处风景都带着时间的重量。十万年山川演化,数千年人间烟火,揉合在这片红色山口之上。

离开时回头望,火山与阴山连成平缓的轮廓。别处山水多是秀气灵动,唯有乌兰察布,自带一份辽阔质朴。踏在这里,既能读懂大地万古的力量,也能触摸人间千年的温柔,这趟远行,值得久久放在心上。

此行我翻查各类文献史料,亲身踏遍这片土地,沉淀见闻,方成此文。

三度秋天

陈珍

童幻、知识、劳动,少年时代的三颗太阳照亮我——照亮一双眼睛,照亮一个世界。

一

童年,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,跑到一棵大姐姐似的向日葵下,避开三伏天的炎阳,仰视向日葵的花盘,想一阵麦秸草帽,想一阵黄金小屋,想一个密纹的唱片抑或一个平放的旋转的轮子。继而大着胆子,无端地想着太阳的一缕缕胡须……丁丁的脚步,许是睡不稳这燥热的正午吧,一个邻家的姐姐向我走来。

我将以上漫不经意的想法告诉了她。想不到这位多情的姐姐很像那么回事地告诉我:这就是少年时代,她就是从此处出发,走进天蓝蓝海蓝蓝的幸福以及无名无状的多愁善感……

少年时代开始了吧?学习的加深,劳动的加重。这,就意味着少年时代的开始吗?

二

生活,需要温暖!

生活最初赋予我的使命是:在瘦得嶙峋穷得精光的大后山的秋野上,像喜鹊一样满处飞地找麦禾、冻牛马粪——储藏过冬的温暖。大后山的田野,特别是大后山秋天的田野,空旷、辽阔,令凉爽的阳光都感到吃惊。我走着,捡拾着;我跑着,捡拾着。身子很冷。觅得一处向阳坡湾,力图与太阳靠近一些。轻轻地闭上眼睛,想一些自以为得意的很美的语言。实在打熬不住这激动时刻,就兔子般地蹦起来,突奔一段之后,突然骤停,伏一块冷若冰凌的石板上,用半截“石笔”匆匆记下这星星点点般闪耀着火花的句子。记下心中嫩嫩的世界。少年的愉快莫过于此了。珍贵而美丽的种子播进我的心田,并开始孕育根须、芽尖。

三

少年,也和庄稼一样吗?秋天,也是少年的成熟季吗?

那是一个酷热的暑假假期。在这暖与寒的衔接处;在这小桥、流水、人家之间的田野,我觅得了诗,最初的诗的芽笋……莠麦摇响诱人的铃铛。摇呵,摇醉镰刀,摇醉心房,摇醉了眼睛,啦啦啦啦地摇醉耳朵。跳跃的分行的句子又在大脑的沟壑出没了。镰刀,锋利的刀唇首先欣赏了我的灵感。动情处,深深地亲吻了我的手指。血,浓而鲜红地透亮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睛。在深情的凝望中,开放成带露的鲜花。我忘情地痴迷她目光的花朵,她向我盈盈地飘来,带着花朵最初开放的芬芳,飘来神圣的“最初”。一块心肠般的花手绢,感动了我的血液,不再哭泣、流泪;感动了这小小不平凡的伤口,使它不再给我以痛苦。呵,初恋是神仙般的医生,爱情是仙丹灵药。

像那么回事,有那么回事吗?抑或什么也没有呢?这大东滩莠麦地里的一幕,至今上演在我甜甜的记忆里。

我的少年时代的庄稼,经过三度秋天而成熟!

和堂哥的年少旧事

肖健

时光的潮水慢慢退去,许多童年的面孔都渐渐模糊,唯有耀胜哥的样子,在回忆里反而愈加清晰。可以说,他是我儿时最信赖、最愿亲近的人。能够几乎天天黏在一起玩,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年纪相仿,更重要的是,他是我的堂兄,是和我流着相近血脉的亲人。

我们玩的游戏,多数是农村孩子的传统项目,也有一些是从电影里学来的。这天,我们约好结伴出门,到离家两里多地的田埂上挖草、玩耍。出门前,我从家里偷偷拿了一只瓷碗和两块山芋放到篮子里,然后悄悄地离开家,打算在野外玩一次野炊。

到了田埂边,我们找了块凸起的小土堆,耀胜哥先将上面推平,然后上面挖了个刚好能卡住瓷碗的圆口,再顺着口子往下挖,并把里面的泥土全掏出来。我在旁边横着往里挖了个洞,一直挖到和耀胜哥往下掏的坑连在一起,一个野炊灶就做好了。

耀胜哥拿着瓷碗到旁边水渠里,舀了半碗水,稳稳放在挖好的圆口上。我找来干草,用火柴点燃,塞进洞口,再把山芋丢进火里。干草烧得噼啪响,淡蓝色的烟从碗边慢慢飘出来,没一会儿,碗里的水就吐出细细的气泡,咕嘟咕嘟的声响混着草叶的焦香漫开来。

等火苗慢慢暗下去,我们便小心翼翼地吧碗端下来,用树枝扒出洞里的山芋。山芋的外皮已经烤得焦黑,剥开后里面却软乎乎的,冒着甜香。我们你一口我一口分着吃,指尖沾着黑灰,嘴角也蹭得像只小花猫。这件事我们一直没让家里人知道,等到中午回家的时候,满满一篮子新鲜青草,把我们偷偷贪玩的痕迹全盖得严严实实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战争题材电影,既敬佩片中军人的英雄精神,又羡慕他们手中的那支枪。因而,我们常常梦想着自己能有一支“枪”。耀胜哥说:“那好办,真枪没有,我们可以做一把假枪。”“怎么做?”他让我找来几个长短不一的玉米棒,并按长短摆放,从形状上看就像手枪。耀胜哥拿来铁丝,将它们绑紧,一个玉米棒手枪就做成了。

玉米棒手枪,也就模样看着像把手枪罢了,耀胜哥却能做出一把真能打响的“手枪”来。他找来了一根粗铁丝,用钳子将其一点点弯折出手枪的轮廓,再在枪身上方串上几节拆下来的自行车链条。接着又用铁丝敲出一根尖尖的射击顶针,一头穿进链条最上方的链孔里,另一头弯成小小的圆片,刚好搁在手枪的瞄准位置,和底下弯好的枪钩叠在一起,最后用结实的皮筋把整个结构套紧固定。只需要在最前面的链条孔里,填上一点小炸炮,食指一扣动扳机,瞄准处的铁圈就会将顶针猛地往前顶,“啪”的一声,链条里的小炸炮就响了。

我看着这把能发出脆响的手枪,感觉比玉米棒手枪带劲多了,盯着耀胜哥手里这把“真枪实弹”的家伙,羡慕得眼睛都挪不开。后来,耀胜哥让我从家里翻出多余的铁丝和不用的旧自行车链条,在他手把手的帮忙下,我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把“手枪”。

在农村,电影不是天天都有,但我们很希望经常有电影。耀胜哥则想出了一个法子,让我们也能放一场“电影”,当一回放映员。我们找来一块大手帕和四根小竹竿,将它们绑成正方形,手帕的四个角就绑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,这样露天银幕就做成了。然后,我们把板凳倒下放在桌子上,用绳子将手电筒绑在上面,对着手帕。当手电筒打开时,射向手帕的电光,就像老胶片的光漫开了。我们在电光下手舞足蹈,尽管是一种模拟,却十分开心。

我和耀胜哥在儿时结伴玩耍,攒下了数不清的鲜活回忆,试过的新鲜玩法更是多得数不过来。可最让我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想起的,从来不是某一件玩得尽兴的趣事,而是我们俩在田埂里慢慢攒起来的,半分杂质都没有的纯粹情谊。那些蹲在田埂边烤过山芋的烟火气,链条枪炸响时蹭在指尖的火药味,还有手帕银幕上晃来晃去的手电光斑,像被时光悄悄埋进衣兜里的糖纸,隔了几十年再摊开,还能看见太阳晒过的亮闪闪的纹路。



●集宁,雨后初晴

老刘 摄

小院温情

靳志荣

忙碌的工作日倏忽而过,趁着周末闲暇,我携妻子驱车回乡,探望父母。

临行前拨通母亲的电话,询问是否需要买些蔬菜水果。电话那头传来她质朴的声音:“院里菜园的菜长得旺盛,根本吃不完,啥都别买。你们安稳回来,妈就最高兴了。”

几句家常叮嘱,熨帖了心底的疲惫。脑海里浮现出小院菜园葱茏的模样,满心皆是归乡的期待。我只简单买了豆腐、鸡蛋等家常食材,便伴着沿途乡野风光奔赴故土。一小时的车程,洗尽了城市的喧嚣浮躁。

车子停在家门口,踏入庭院那一刻,满眼皆景。夏日暖阳洒落院落,梧桐叶随风飘落,母亲手持扫帚,慢慢悠悠清扫庭院,安然的身影让人安心。

父母耕耘半生的小院,无需刻意雕琢,自有清雅生机。一方菜园被打理得井然有序,垄垄蔬果排布整齐,满目青绿。园内六七种蔬菜竞相生长:翠绿黄瓜攀着竹架,条条垂挂枝头,覆着薄霜细腻,鲜嫩欲滴;细长豆角顺着支架扶摇而上,嫩绿梢头随风

摇曳;紫亮饱满的茄子缀满枝蔓,沉甸甸垂坠枝头;西红柿青红相间,层层簇拥,青涩与明艳交织,鲜活热烈;青翠的线椒挂满枝间,自带辣香;墙角一小块韭菜青葱鲜嫩。寻常日子里,母亲随手采摘,便能烹出地道的烟火滋味。

一方菜园,藏着四季生机,一蔬一菜,皆是父母朝夕耕耘的辛劳与牵挂。正午时分,炊烟袅袅。母亲就地取材,采摘园中几种鲜菜,做了几样家常味道。青西红柿炒辣子,是我常年惦念的滋味。而最难忘的,当属母亲拿手的椒叶煎饼。新鲜椒叶剁碎拌入面糊,文火慢摊,出锅的煎饼外焦内软,裹挟着花椒独有的清香。抹上蒜蓉油泼辣子,卷上黄瓜丝、炒绿辣子,入口鲜香绵长,是走遍山海也复刻不了的家乡味。一桌朴素家常菜,满是故土烟火与家人温情。

午后小院静谧清幽,清风徐徐。傍晚时分,夕阳西垂,霞光漫洒,为屋舍、远山与菜园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。门口几位长辈围坐闲谈,话家常、聊家常,摸花牌,欢声笑语萦绕

乡间,尽是淳朴温热的人间烟火。山风顺着山谷缓缓吹来,拂过树梢,掠过菜园、漫过庭院,消散白日燥热,让人身心舒展。树梢几声布谷鸟清脆啼鸣,衬得小院愈发宁静安然。

暮色渐浓,霞光褪去,晚风愈发轻柔。一家人坐在门前凉亭闲聊,听父母细数邻里琐事、田间光景,畅谈今年雨水丰沛、庄稼长势喜人。没有职场的焦灼匆忙,没有城市的嘈杂喧嚣,唯有落日晚风、故土亲人,平淡安然,温暖人心。

夜色渐沉,远山隐于暮色,乡间灯火次第亮起。小院褪去白日的鲜活,多了几分温婉静谧。晚风拂过菜园枝叶,簌簌摇曳,虫鸣浅淡,风声轻柔,织就一曲温柔的乡野夜曲。静坐院中,望着灯火可亲的老屋,看着父母舒展的眉眼,凝望这片生生不息的菜园,心中满是安稳与知足。

人生奔波追逐,所求不过烟火寻常、岁月静好。城市万般繁华,终不及老家小院的一方安宁。这里有双亲康健,有田园烟火,有故土温柔。这一方烟火小院,治愈了我所有奔波的疲惫,是我心底最温暖的港湾。

饭菜的热气随风飘散,在给邻居家送上时仍然很温热。

于是就有了你来我往的对话,没有稀奇古怪的东西,只有平淡如水的生活气息,使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。

春天到了,父亲在院外辟出一块空地,母亲就种上一些大葱。那年的大葱长得很好。母亲把葱整理成一束一束后分给左邻右舍。大葱也就成了农家人拌菜、炒菜时必备的调味品,陪伴着村里人度过贫穷的日子。

农忙的时候,如果哪一家劳动力不足,干不过来的话,邻居们见了都会主动放下自己家的活去帮忙。那一年家里养了两头耕牛,犁地时父亲总是先给邻居家犁完地,然后才犁自家的地。父亲说都是乡邻人,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帮一下是应该的。

长大后我离开家乡,来到县城住进了

乡邻间的人情味

高长见

长假期间,我和爱人回了趟乡下老家。

在老屋,临近中午,我们在打扫屋子内外卫生时,邻居田姨提着一个篮子走了过来,篮子里垫了一块蓝色的粗布,上面放着十几个鸡蛋。她笑说:“听见你们回来,赶紧过来瞧一瞧。这是我们家养的柴鸡下的,刚从窝里收上来的新鲜柴鸡蛋,城里的人都吃不到。”我接过来摸了摸,蛋壳上仿佛还带着鸡窝里残留的温度。

刚送走田姨,张婶就走进了院子。她挎着个竹篮,里面装着大半篮韭菜,新鲜的韭菜叶上还挂着露珠,根部有湿土,应该是在菜园里刚刚割下来的。自己种的,没用农药,可以尝一下。张婶话不多,但是说出来的每一句都很实在。接过篮子的时候,手指接触到竹蔑上微凉的触感,我心里便有一种温热的感觉。小时候邻

里之间的点点滴滴,伴着那份温暖在记忆中浮现。

那时候山里很穷,每家的院子都是开放的,没有高墙围,院子里说话邻居都能听到。做饭的时候,灶上水开了,锅里该下来了,才发现面缸空了盐罐也空了。母亲站在院子里对邻居家喊道:“他姨,如果有点有盐有面的话,我让孩子去借一点。”话音刚落那边就回了一句:“有的,让小孩过来吧。”我拿着盐勺,拎着面瓢小跑过去,甜甜地叫一声姨。田姨放下手里的活,从盐罐中舀出满满一勺盐,又接过面瓢,从面缸中挖出一瓢面,仔细地递给我并嘱咐说:“路上注意安全,不够再来。”

乡村的人情味,都融在了饭碗筷子、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。平时各家吃的是粗茶淡饭将就过日子,偶尔改善生活的时候,母亲总会先盛出一碗,让我送过去给邻居。端着烫手的粗瓷大碗一路小跑,

高楼里。防盗门很厚重,把邻居们隔开在各自的小世界里,互不相扰。这些年我已渐渐适应了城里的生活,表面上看起来挺自在清闲,但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,好像缺了点什么。

直到这次回老家,接过乡亲们送来的土鸡蛋、鲜韭菜,听着耳畔熟悉的家常话,我才真正懂得了这些年内心所缺失的,其实就是那份朴实的邻里情。

乡下的人情往来,是祖辈传承下来的本分厚道,是刻在庄稼人骨子里的善良实在。不需要处处防备,不用事事计算,在这里邻里之间可以坦诚相见、和睦相处,这庄稼人的真实本性真让人心生温暖。

有如此温暖的乡邻之情,人生就永远有归宿,有安身立命之地。人间最踏实幸福的生活,就是烟火气中相伴而生、邻里间和睦相处、用真心对待他人、找到心灵的安宁。